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

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

暴发户秘史

(德)
亨利希·曼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THE BEST
SELLERS
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

暴发户秘史

【德国】亨利希·曼 著

史玉梅 译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暴发户秘史/(德)曼(Man, H.)著;史玉梅译. —北京:印刷工业出版社, 2001

(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)

ISBN 7-80000-404-X

I. 暴… II. ①曼…②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2548 号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487 字数: 12000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1-500

ISBN 7-80000-404-X/I·13

定价: 4500.00 元 (全套四十卷)

内 容 简 介

通过一个人，就可以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。

这样的人物典型，实在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。

在中国，鲁迅先生成功地塑造了“阿 Q”——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。

在德国，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该民族劣根性的典型代表，那将同样是彪炳千秋、福泽万代的大好事。

因为，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源于德国，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。

为此，无数的人进行过无数次的反思，虽然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但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深入到德国国民性中去进行深刻挖掘，并通过典型的人物造型和完整的行为活动把它表现出来。

令人惊喜的是，当代著名畅销书作家亨利希·曼做到了。

本书塑造的主人公——吉捷里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

前苏联巴甫洛夫在其《德国文学的典型》中，把吉捷里的特性做了如下的概括：没有固定的信仰与信念，却有狂热的皇帝、军阀崇拜意识，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。

吉捷里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劣根性？

当一个人对自己个人的私利重于一切时，他就会丧失

信仰和立场、人格与独立，只要对自己有利，哪怕是暂时的、微小的，也完全可以置其他一切于不顾，包括自己的灵魂。吉捷里的心理和行为，就非常形象逼真地对之进行了阐释和注解。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不仅从经济上出发，把自己的亲妹妹当成谋取重利的工具，而且从政治上出发，借用当权者的权力搞垮自己的竞争对手。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，他逐步将黑手伸到政党政治斗争中去，通过一切手段把极右、极左两大势力勾结起来，向进步的中产阶级自由党发起进攻直至将其击垮。于是，由自我利益的维护，扩展到经济利益的角逐；由经济利益的角逐，扩展到政治势力的膨胀；由政治势力的膨胀，扩展到……

这是一部预言式的小说，一部发人深省的民族特性的刻画。

本书一经出版，就在日耳曼民族中引起巨大的轰动和震撼。

畅快凌厉的文笔；
深刻准确的点击；
活灵活现的人物；
历历在目的影子……

读来让人酣畅，让人扪心自问。

人啊，认识你自己！

德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，在这本书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。

——德国《明镜周刊》

德国为什么发动世界大战？本书给大家提供



了一个全新而有说服力的解释。

——法国《解放报》

人性的丑陋，在这里得到全面、真实的曝光。当代著名畅销书作家亨利希·曼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

——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书评

暴
发
户
秘
史

吉捷里·革思琳是个性情温驯、富于幻想的孩子，但却胆小如鼠，还常常害耳病。冬天，他舍不得离开温暖的屋子，夏天爱在狭小的花园里玩。那是一个弥漫着造纸厂特有的破布气味的花园，在一丛丛金雀花和丁香花中掩映着一排老式的木屋。有时，在花园里的吉捷里会突然扔掉有趣的故事书，惊恐万分——长凳上和他并排坐着一只跟他差不多高的蛤蟆，他看得一清二楚！并且在对面的墙根忽然又钻出一只齐腰高的地精，正朝吉捷里横眉怒目。

父亲比蛤蟆和地精更要可怕，但你还非得敬爱他不可，不然就是不孝。吉捷里倒是爱父亲的。但是，一旦他犯了嘴馋或撒了谎，他便一边咂嘴，一边胆战心惊地在父亲的帐桌前转来转去，即使爸爸革思琳并没有发现要为此而惩罚他。种种背后的恶作剧常常使深信儿子驯良的父亲感到纳闷。有一次，当一条腿有些微瘸的父亲不小心从楼梯上翻滚下来时，儿子却拍着手跑开了。

每次挨了惯常的鞭打，吉捷里揉着哭肿了眼睛，哀号着



走过车间的时候,工人们便哄笑起来。他立即止住了哭,冲他们伸舌头,跺脚,心里自豪地想:“我挨了打,谁打的呢?我的爸爸!你们要是能挨上他的打,高兴还来不及呢!你们连挨打的资格都没有。等着吧,胆小鬼们。”

在工人面前他装得像一位上任的监工:当它们要偷偷跑去买啤酒时,他便会吓唬他们说要告诉父亲;但禁不住几句好听话,他便支支吾吾地道出了父亲回厂的时间。工人们对待主人格外谨慎:主人自己也曾受雇于人,因而对他们熟悉的很。厂主革思琳曾在一家老式工厂当过造纸工,那儿每一张纸都由手工制成。几次战争他都参加了,并因而发了点小财,到最后一次战争结束时,他手头积攒的钱已够购买一台造纸机了。于是他便添置了打浆机和切纸机,完善了工厂的设备。他亲自清点每一张成品纸,规定凡是从破布上取下的纽扣,都必须交给他本人。他年幼的儿子常常以携物出厂不予揭发为条件,向女工们要纽扣玩。后来,吉捷里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纽扣,便有了拿它们同小贩交换糖果的念头,他果然这样做了。可是,临到晚上,吉捷里在床上吃完最后一颗冰糖时,突然感到十分害怕,便跪着央求万能的上帝不要揭发他的罪行,但是上帝没有允诺他。

他的父亲,那个总是有节奏地挥舞手杖的父亲,那个在自己饱经风霜的粗糙的脸上始终带着坚韧不拔的气概的父亲,知道了这件事后,激动得双手颤抖,眼泪沿着皱纹流到了银白色的坚硬的胡子上。

“我的孩子作贼,”他喘息着,声音嘶哑地说,一面盯着自己的孩子,仿佛在打量某个陌生人。“你现在是骗子、小偷,日后说不准就会成为杀人犯!”



革思琳太太想令儿子跪在父亲脚下，请求原谅——由于他不争气，父亲在痛苦流泪呢！但吉捷里本能地意识到这只会使父亲更加愤怒。母亲一反百依百顺的习性，奋起袒护儿子，责怪父亲的预言也许会毁了孩子的一生。革思琳先生早已觉察到妻子也在蒙蔽他，其手段并不亚于吉捷里。妻子常常和女工们聊天，而不督促她们快点工作……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女人总爱读小说！每到周末检查，她总是没有干完一个星期的活。可是革思琳先生并不知道，妻子也和他们的儿子一样嘴馋。由于在餐桌前不敢吃得太饱，革思琳太太常常在饭后悄悄打开食品橱。她甚至还敢利用路过车间的机会，把扣子带走。

她常常和儿子一起向上帝忏悔，却不遵循教规的方式，往往她的颧骨上还微带羞红。在她气愤时，出于发泄的要求，她也打孩子。吉捷里常常受到这样不公平地对待。那时他就以向父亲告状来吓唬她，并装出走向帐房的样子，其实躲在屋角里，以引起母亲的惶恐为乐。当母亲充满柔情时，他也会适时的利用来达到自己的要求，但是丝毫不能促使他对她产生敬意。因为他们俩相似的地方太多了！他自己本就没有自尊心，在生活道路上远远谈不上问心无愧，而他的所作所为，在正人君子眼中，也不可能被认为是遵守教规的。

在一个黄昏，母子俩终于遇到了一个狂欢的时刻。在大钢琴的伴奏下，唱歌，跳舞，讲故事，他们让节日的愉快心情尽情飞扬。吉捷里开始对基督降生的传说产生怀疑，母亲很容易就说服了他，虽说不上笃信不移，但也足以使他从虔诚的信仰中得到一阵快乐。可是，吉捷里更相信山中古

堡的鬼魂，而父亲对谈鬼却不屑一顾——这种不信鬼的傲慢态度准会招来灾难。母亲给儿子灌输了许多故事。每逢经过新建的闹市，或面对铁轨马车时，她总用自己的恐惧心理来感染儿子。她甚至领着他穿过城门，面对着古堡，两个人一看到它，便被销魂的恐怖慑住了。

在明尼泽路的拐角口，老是站着一个警察，要知道他可以随便把人投入监狱！吉捷里一颗心怦怦直跳，他情愿绕道避开！又害怕警察会更加怀疑他，认为他是一个不老实的家伙，把他抓起来。最好还是佯装清白、无罪……于是，吉捷里甚至走近警察，用颤抖的语调询问时间。

除了这一大堆恐怖而又无法摆脱的力量，童话中的蟾蜍，父亲，上帝，和古堡之怪，还有警察，还有那个烟囱清扫工——他随时可以拖着你穿过烟囱，使你变成一个和他一样的黑鬼，还有那个医生——他会涂擦你的喉咙，一旦你喊叫，他就捉住你的肩膀……除了这种种不可抵御的力量之外，现在吉捷里又落入了一个比吃人不吐骨头的妖怪更可怕的力量魔掌——这就是学校！一跨进学校的大门，他便放声大哭起来，别人问他为什么哭，他却不能回答。而且因为哭得太厉害，连他本来会回答的东西也忘得干干净净。胡思乱想的习惯和各种恐惧心理使他不能安心学习，他渐渐练熟了用哭泣来掩饰功课的生疏，并藉以逃避了多次责罚。终于有一位老师当场识破了他的惯伎，这使吉捷里感到十分敬畏：他马上停止了哭声，以狗一般的忠顺神情从遮着面孔的手臂下偷看老师。在严师面前他始终态度恭谨，唯命是从。但对于态度和善的老师，他不时要弄些恶作剧，使老师烦恼，甚至巧妙地露点痕迹，而且谨慎地向人夸口。

他常常幸灾乐祸地描述学生考勤簿又一次被撕破的情形，或最近一次严厉处罚的过程。有一次吃饭时，他报道说：

“今天白克先生又鞭打了三个学生。”

当问到具体是谁时，他回答说：

“其中也有我……”

吉捷里就这样长大了。旧中学作为一个没有特色的集体，一个铁面无情地蹂躏人类天性的刻板运行的机器，把吉捷里培养成其中幸福的一员。这种强权——这种严酷的强权成了他的骄傲，尽管每个组成它的一员是痛苦的，吉捷里也不例外。在班主任的生日那天，讲台和黑板都布满了花朵，吉捷里甚至把那根惩治过他的教鞭，也缠裹满了花枝。

在学年的漫长过程里，有两桩强权加在人们头上的横祸，使吉捷里感受到一种虔诚的销魂的战栗。当着全体学生的面，校长严词斥责并当场辞退了一位低年级的老师；另一桩是一位首席教师发疯了。竟然有这种更强大的强权——校长和疯人院能够无情摧毁那些不久前还拥有极权的主宰者。令人高兴的是，即使自己十分渺小，尚能平安无事，目睹一具具的死尸，联想自己的情况，多多少少感到庆幸。

在强权下受尽折磨的吉捷里，对于妹妹们却成了强权的化身。他强迫她们默写，又故意制造些错误，这样他就可以用红墨水狠狠的批改，把残酷的惩罚加在妹妹们的身上。女孩子们开始哀号，吉捷里只好低声下气地道歉：他害怕她们去告状。

这个小霸王没有伴侣也能玩，昆虫可以代替人，甚至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行。吉捷里常常逗留在打浆机旁，望着这



个捻碎破布的鼓形物出神。

“给你个厉害看看！哼哼！看你还敢不敢！坏蛋！”他的无色的眼睛里隐含怒意，口里嘟嘟囔囔。

一听到脚步声，他就吓得如缩头乌龟一般，差点儿跌进氯溶液里。这个路过的工人使他一惊而起，打断了他的荒诞纵情的享乐。

每当挨了人家的打，他往往心安理得，一点也不予计较。他几乎从不反抗，只是哀求同学：

“别打背脊吧，会打坏的。”

这并不是说，他没有自卫的能力而心甘情愿吃亏，而是吉捷里坚信自己虽然挨了揍，可打他的人并没有捞到半点物质利益，而他也没损失什么。至于那种十分抽象的意义，远远不如一块奶油小卷更令他关心，“涅得泽旅馆”的堂倌早就许诺给他一块，可至今还没有兑现。吉捷里不辞劳苦，好几次沿明尼泽路爬坡走往市场，寻找他那位身着燕尾服的朋友，向他索讨旧欠，当对方忽然告诉他不要再抱指望时，吉捷里气极了，跺着脚喊道：

“这件事真够我烦心的了！如果你不立刻拿出蛋糕，我就把事情告诉贵东家。

诺鲁什哈哈大笑，给了他一块奶油小卷。

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！可惜，吉捷里只能够在匆忙中享受这份果实：他心中老是记着那个无缘享受这份口福、站在街头等着他的伏尔弗根·布克……等到吉捷里抹净了嘴，走出门外时，就把诺鲁什痛骂起来：这个骗子手，他那儿什么样的奶油小卷都没有。由于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而在吉捷里心头激起的义愤很快就平息了，这仅仅是因为牵扯到



另一个人的权益。对他,吉捷里至少不敢太放肆,要知道伏尔弗根的父亲大名鼎鼎,人人敬仰。老布克先生不喜欢浆硬的衣领,只是在宽而密的、修成楔形的灰白胡须下面配上一条带花结的白丝绸围巾。他用带金镶头的手杖敲点着人行道的石板,步伐是那么从容而威严!他头戴大礼帽,身穿拖着燕尾般的后襟的大衣,会令万人瞩目!须知他常常出席各种会议,参与城市里的一切公务。有关自治州的、监狱的和所有社会机构的事情他统统过问。吉捷里猜测一切都在他管辖之下,他一定是家财万贯,权势无边。所有的人,包括革思琳先生在内,都要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地摘下帽子。对于他儿子的任何小小的冒犯,必将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灾。在权贵们面前,吉捷里本已十分虔敬,但为了保全自己,却还要百倍小心、机智应付才行。

仅仅有一次,已经在高年级了,吉捷里忘记了小心行事的准则,他不但丝毫不顾及后果,反而为强暴者的胜利所陶醉。他常常捉弄同班的惟一的犹太人,这本是大家都认可和司空见惯的,但他居然敢于逾越常规:他把一个美术课用的木制台架钉成十字架模样放在讲台上,然后强迫那个孩子向它下拜。他紧紧抓住那个孩子,对方拼命抵抗,但吉捷里是不可战胜的。围拢来的人们为他呐喊助威,人圈的里里外外许多人都伸出手来支持他。他脸上体现出了涅得泽全体基督教徒的意志。意识到共同的罪恶,分担应负的责任,是多么痛快啊!

自然,风波过后,吉捷里有点心虚,然而他遇见的第一个教师重新激起了他的勇气:教师的表情显示出矜持的赏识。其他的老师都公开表示赞许。吉捷里一一报以媚笑。

从此他放心了——他交了好运。取得新的班主任宠信的人，班上同学谁也不敢小看，吉捷里被提拔为班长兼秘密耳目。作为老师的心腹，吉捷里最称职。他同大家都要好，当中学生们说起各自的顽皮勾当时，他面带质朴恳切的笑容，像一个正派的年轻人一样，毫不介意人家的轻浮行为。但是一转身，趁向班主任交班级日志的时机，便把听到的全告发了。他汇报了同学给老师取的绰号，密告了那些图谋造老师的反的反动言论。当他报告这些对话时，他的颤动的语调里带着幸灾乐祸的惶恐，往往补充说，他是垂下眼睛听完这些对话的。实际上任何有损主宰者的权威的言行，都能使吉捷里感到一种侮慢不敬的满足——这是出于一种藏于心灵深处的、力求暗地发泄以解救自己的空虚的报复心。他更多地密告人家，似乎是为了弥补这种心理上的过错。

一般来说，吉捷里对同学们并不讨厌，即使他把他们的未来押在自己的赌注上。他俨然是一个秉公行事、一丝不苟的执行官。出卖同学后，他能主动去接近被出卖者，而且几乎心怀愧疚。有一次，在他的协助下，一个早就有抄袭作业嫌疑的学生被抓获了。在请示老师后，吉捷里把数学作业借给了这个孩子，在解题的过程中，他故意制造些错误，但答案却是正确的。在揭发了那个欺骗者的当天傍晚，高年级的学生们集合在一家饭店的花园里——上完体育课后这样做并不算违犯校规——一面喝啤酒一面歌唱。吉捷里设法和自己的牺牲者坐在一起。在一次碰杯以后，他挪开杯子，用右手抓住那个少年的手，真挚地注视对方，澎湃的感情促使他用粘滞的男低音唱起来：

“我有一个朋友，没有人比他更好……”

年复一年,他自己奋力赶上那些得天独厚的优等生,学习成绩很出色,虽然他全靠“死啃硬记,”除了课本知识以外,其它的一无所知。德文写作对他来说是最困难的一门课程,文章写得好的同学往往引起他强烈的嫉妒。

毕业考试时,谁也不会怀疑他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父亲和老师都认为他应当继续接受更高的教育;曾经两次经过勃兰登堡门、到过首都的革思琳老头,现在打发吉捷里上柏林了。

为了不致于距腓德烈大街太远,吉捷里在提克路租了一间房子。这里有一条笔直的道路通往学院,绝对没有迷路的风险。他每天上学院两次,不致于寂寞。但空余的时间,他往往思念起亲密的涅得泽,不禁掉下泪来。在家信中他感谢父母赐予他幸福的童年。没有事吉捷里一般很少出门,他不敢吃饱,生怕在月底前把钱花光。他时常要摸一摸口袋,看自己的钱还在不在。

即使如此孤独,吉捷里还是不打算拿着父亲的介绍信,到蒲吕赫路去拜访化学纸浆厂主格别尔先生。格别尔是涅得泽人,给革思琳提供化学纸浆。直到第四个礼拜日,吉捷里才做出决定,动身前往。一个矮壮的脸色红润的人,一晃一晃地走出来迎接他,这就是在父亲的帐房里时常看到的格别尔先生。初访以后,吉捷里后悔不该迟迟不来拜访。格别尔仔细询问了涅得泽各方面的情况,特别是再三地问起布克老人。虽然格别尔也是鬓发斑白的长者,却也和吉捷里一样——当然,仅仅出发点不同——从小就敬仰布克老人,因为布克深得民心!他属于那些有权获得德意志人民高度评价的人物之列;他们这一类人远远超过那些想用

铁与血来医治全国男女,结果却使整个民族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的王侯将相。早在四八年布克老人就名声远扬,他敢于接受死刑的考验。

当然,如果今天我们是作为自由主义者坐在这里谈话,我们就应以布克老人作为做人的楷模。”格别尔先生说着,又打开一瓶啤酒。“如果没有他们,我们现在仍旧呻吟在军人的皮靴下。”

格别尔先生公然宣称自己是反对俾斯麦的自由主义者。吉捷里对格别尔的议论一概表示附和;不管关于首相也好,关于自由也好,关于年轻的皇帝也好,他都没有自己的见解。忽然他难堪地脸红了,因为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,一个照面,就以她的美丽和优雅使吉捷里倾倒了。

“这是我的女儿安格涅丝。”格别尔说。

身着肥肥的寒碜的服装的吉捷里,很像一个瘦弱的中学生,面红耳赤地站在她面前。姑娘递给他手,她的态度很热情,但是同她谈什么好呢?姑娘问他是否喜爱柏林,吉捷里回答“是的”,对另一个问题——是否常去剧院,回答说“不”。他感到自己像木头人一样迟钝。他心里认定眼下姑娘只是想让他快点走,但是怎样挪动脚步呢?幸好这时来了一位新的客人,这是一个宽肩膀的姓马尔蒙的大个子,操梅克伦堡土语,声音震耳如雷。看那模样,是一个工科大学生,似乎是格别尔的房客。当下马尔蒙说要安格涅丝践约陪他去散一会儿步。他们还邀请吉捷里同往。如坐针毡的吉捷里推辞说,有一个熟人在街上等他,并立即决定告辞。“天哪,小姐身边已经有一个人了。”他想着,心里一阵酸酸的。

格别尔先生起身送他到不透光的前室，顺便问他的朋友是否熟悉柏林，吉捷里随口编造说，这个朋友是柏林人。

“如果你们两位都不熟悉路，还是乘坐公共马车的好。在柏林你可能不只一次走错路吧？”吉捷里表示承认，格别尔先生越说越起劲了。“你要知道，这地方可不是涅得泽。走错了路，在街上一转就是半天。您想想看，您从您住的提克路好不容易才步行到加里斯门，用相同的时间，则可以把整个涅得泽里里外外跑三遍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！唔，如果没事下个礼拜天请来吃顿便饭吧。”

吉捷里答应了。又到了星期天，他心甘情愿取消这次拜访，但又恐怕触怒父亲，还是上格别尔家了。这一次他不得不经受这样的考验：同格别尔小姐面对面单独相处。吉捷里假装成一个不为女色所动的老成持重的男子。她又把话题扯到了剧院，可是他粗鲁地打断了她：他没有时间聊这些废话。啊哟，对，爸爸不是告诉过她吗？革思琳先生好像是研究化学的。

“是的！这是一门永远具有生命力的科学，”吉捷里回答说，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忽然说出了这句话。

格别尔小姐一不小心把小提包掉在了地上，他慢吞吞地弯下腰去，却被她抢先拾着了。然而她温和地，几乎是羞答答地表示感谢。这反而刺激了吉捷里。“还有什么比卖弄风情更坏呢？”他想。她打开并且翻找着小提包。

“果然丢了，遗失了英国药膏，？可这还在出血呢。”

她解开了手指上的手帕，手指白嫩得出奇，致使吉捷里觉得那上面的血似乎是从外往里渗透。

“我身上带着药膏。”他忽然想到了。他抓过她的手指，